處實堂集

處實堂續集卷之二

甲乙稿

長洲張鳳翼伯起撰

書

答顧吏部道行書

僕以懶慢鄙夫老大委棄所謂世與我以相遺矣乃爲名卿者之齒頰閒巳難消受矧復存以尺牘寵以瑤編重以珍玩僕何人斯而斯之承素孫受知門下若拔自塗泥而登之雲霄對非之采不啻不遺管庫矣凡在藝死孰不勒之口碑既感且羨仕路遲速巧拙賢者自有定衡匡衡劉向似亦可慕誰謂今無其人也會面計不遐使旋率爾附

謝

與王太史胤昌書

曩有客自曾門來爲下走談王太史奕棋覽詩僅一過目棋罷悉舉以吝問者舉座驚歎因知安世之三篋具作應奉之五行並下未足多也然雲泥異致判無由通辟如生令而稱述古人耳不自意蒙葑非之采得悉許可於獻弟書中何異聞然空谷聞足音巳喜矧聆鈞天之奏哉茲因徵詩者之便附致謝私賓鴈鼓翼率爾不備

荅徐侍讀書

辱速念見示武録語語中國家隱憂非胸中有數萬甲兵

者不能作此便可知方叔召虎皆在公門明窓三復令人
起封狼居胥意嗟嗟老矣徒慕魚龍川垂綸人夢爾夢爾
又何能贊一辭哉盤游之處真得大臣之體愚見宜查先
朝名臣議中有欲於經筵日講之儀稍寓游息之意無爲
聖體所苦且令下情得以上通談間與賢相君商之如何
總曆之惠遂令山中亦有甲子草本知春穠意沛哉

荅王太史胤昌書

僕之不赴公車也數年於此矣疇不知之想客醉誤荅耳
幸勿笑吳吳中俗薄也然而竟辜門下折節之雅悵何可言
韓存良徐公望二侍讀是僕生平相知與門下同官倘談

聞及僕試問野人之狀多可爲捧腹者應無異對面也特雖伏之人夢想丰神無緣一接不能不悵然耳曩冊一葉自獻弟處傳至索詩率爾應酬曷足揄揚盛美惟仁者爲藏拙可也二遊記讀之琅琅雖不得從遊然神已馳於杖屨間矣謾跋數語不知可續貂否素卷書五言律數首外一詩書扇頭文選一部俚詞四冊并上伏櫪之驥遇伯樂而効鳴非所以報尊賜也積雪凝寒幸愼起居餘不一一

荅唐禮部元卿書

憶自留都識足下於靑衿中意氣懸合談甫班荆交成傾葢迨足下升鄉書登上第陟淸階聞一會晤歡好如昨無

間每述生平相知指不再屈特以雲泥異致越境見成遙而心不以迹曠彼此能諒之也文選之行大得足下許可之力私心斷之矣郎君象賢自是足下家門故事然高膺鄉薦適始聞之不覺鼓舞野人杜門既久外事罔聞類如此直可笑也辱委書扇已經年懶於作楷以二十年故人遠道走幣詎不能違強顏操觚頗多荆棘惟高明取之驪黃之外耳南游諸作絶倫逸群讀之不能去手且知有彈冠之慶幸甚計此後便亨天衢雲霄轉邈不知人生相見是何年也

寄太常許公仲貽書

鳳翼自丁丑閉戶以來門外事罕有聞知用是坐失祗候然山斗之戀未嘗不在肺腑也恭惟達尊巋然生甫辰及捧觴頌德奔走海內乃鳳翼以母老不能遠遊未由叩首奴客後列聊因鴻便附致芹私倘荷賜存無任榮躍

達曾令君舜徵書

吳中習狙詐好模擬筆迹造爲贋書以罔上行私計高明洞燭情僞可無此慮第恐下車多政或有乘間竊發者敢以頑達賤子生平硜硜株守不敢以片言隻字干謁公府此朱公祖傳父母可質也倘此後有書上瀆祈撓明法即係詐僞顯望電照霆擊緣事係名節不得不爲之曲防幸

賜垂諒

答馮咸甫書

尊君萬福歡慰臺使者至吳弟以慵慢不及從諸同袍入謁繼此辱郡伯朱公之訊意欲令弟獨往弟終謝以不敢此自雌伏人故態不可為例也若欲入見自應從衆從俗磬折非過苛律以雅道則必俟其先施須高明裁之足下仰承忠孝家法而又能為之闡揚信是盛事泰山碑匆匆未遑卒業然書法駸駸逼古人矣蕭𨫼佳甚得此則一步顧皆足下惠也春初得枉玉甚慰懸懷

答勞比部惟敘書

弟久不作貴遊書若嵩甫南遊自於左右不能率懶性既得輒記室巳矣復荷俯報兼以精覕媿何以當應心以小碭解組雖人情所難亦熹明盛世左右豈宜慕効之弟去冬儲米足餬今歲口巳自满足且釀二十石秫可以供客方自督之滋漉此外時或從老母引二兒玩文鶴狎海鷗因自題一聯於小園云就眼前則巳足望分外便是癡情事如此亦左右所欲聞也新記一冊乃季秋爲老母稱觴而作附上博笑

答葉順德處元書

仔自貴治來傳致手教兼拜雅覕既精且豐領次感戢去

歲戚大將軍以開府之命旌指羊城便道相過誰呼痛飲曾與道左右風度渠爲神馳想到日巳成相知矣此後劉憲副入賀還県曾附致一書計不至沉浮足下以干將割雞百事迎刃聲稱籍甚先後推轂者知更僕未易數臺省清華應虛席以俟簿書之勞亦且不久延登之慶未必爲巧宦獨得也沙侍昔荷及門濫厠桃李今許附喬復成絲蘿幸也幸也稱說厚德指非口碑所能勒也顧其時命乖阻遇又推内艱即數椽且岌岌矣如何如何茲另有一緘少謝埀念端石領訖令吾丈以弟故不及包孝肅弟之罪也弟碌碌無一善狀惟上奉老母下訓二息或鶚息齋

中或鵠立池上俯仰吐納差可延歲月耳知足下念之深幷及之

荅湯應之明府書

披讀手教爛若瓊林大盈知仕優尚友怡神漢魏且言言情實無異面對感德與懷何可言喻第推與過重非野人所敢承耳弟審時度才自應世遺老母望八更難遠遊坐是壯臾尾郎向所同鄉書者彼此多寥寥乃荷遠道見存損祿垂貺君子用心之厚顧如是哉足下名在題屏聲籍治劇清要延登期可屈指計何歎數奇爲豫章梗柟隆棟明堂乃下美乎樽全耶附奉老師天錫介福係海內蒼生

之望極慰下衷第不材不能策名淸時爲入門桃李御不能通候而悲懸歌當泣寓情氷玉乃爲伶人所操薦之賓筵媿也罪也便聞望一叱賤名所問不可謂盡無其人臣門如市臣心如水耳晉擢後當知之一笑一笑蹤野不能備禮凡儀狀副啓合而爲一恃相知耳使者立俟報悾惚殊不一一統祈原之

與傅明府書

曩與二三同袍會舉一醵欲仰邀臺下及抵門屏則聞撫臺已至知且多政未暇垂盼故僅留一刺而返想已輙電覽矣昨舍姪示手教令人三復浩歎僕嘗以臺下爲知我

今則不敢有此望矣以臺下之國士我者尚爾又何望其他哉夫俚鄙吳人之通弊而實吳人之末習不足損人秪自損德自好者豈願爲之鄴侯有言臣好道不與人爲讎僕不惟素德臺下卽諸山人與誰有隙而乃損巳以損人爲此刻薄事哉盖不獨知器之當忌亦無鼠之可投也此歌在春仲聞之外閒云去冬巳有濫來則漸息人且厭聞之緣近有一不相愛貴人於席上大言僕作山歌僕微聞之則知其欲中傷僕且將聞之臺下矣然藉臺下坦懷洞識必當付之罔聞不意不能釋然也豈詭譖奇媿足動明遠耶僕以定省故不能披髮入山惟謗積毀有不止此死

生禍福一聽之天固當守文中無辨之訓第臺下爲政以來民自不究恐此一事或有微枉故敢少布以報知已僕惟自諒不必臺下之諒僕也

答陶太學書

憶自越溪與足下邂逅舟中得奉杯酒之餘歡因念令先君不覺歡而悲然又幸先君有象賢子則又不覺既悲而復歡也此後兩辱枉顧一荷教既寥寥不相聞問忽又經歲茲得手書撫與空谷而聞天籟也所委一一課付來手第英文稿混襍集中一時未得檢閱借令先君有他刻當効勞筆研何如

再復王胤昌太史書

去歲奉手教率爾附復心與鴻飛計到日獲鑒微悃不意門下乃有此大慟也門下用父譽於身後慰母慈於生前揚子名於題屏之書恢祖烈于過庭之訓古今語大孝者孰有踰于門下乃卑卑推下走嗟哉嗟哉斑衣舞褐非紆青拖紫之榮萬羨藿供無太官玉食之享嗟哉嗟哉厚顏久矣往歲兒子釋褐即邀恩與家兄嫂受封下走羨之有低頭不敢荅慈親之作心事具見矣烏在其爲三公不易哉惟七試鄉場僅僅一遇四蹶禮闈客游既倦將勉就黃綬則地未必遂迎養之便時未必值推恩之期輾轉竟夕

决意曳尾盖身亦未嘗不勸篤也况敢肆大言謂能儕鼠名位哉含愧追養怏悒承顏殊非得巳人子之職毫未云展視世之能榮親者皆瞠乎後矣矧大孝若門下哉大恭人誄勉就成稿任均蚊負才乏兎穎如何如何辱問訊近製緑懶慢倍前濡毫不数雖有一二應酬亦未灾木無以應教雅貺下頒拜嘉珍感雌伏之人不能越疆而弔聊以香燭附致絮酒之忱幸矜而存之

答袁文穀書

僕窮愁無聊以著書自娛好事儒者助貲登梓遂與奴客游大江以北計足下顧貺能重聲價請僕寫書造門不意

從者他往竟爾空返適得手教知曩緘已入記室矣足下才望宿高不無入宮之嫉稍任意氣便似凌物無怪其左轉也然當道方汲汲陟明不難推轂固知淪謫不能久淹驥足無勞熱中二司馬傳讀不數行便覺駸駸逼古來教肆力古文言不我誣賓鴻旋迫方蓬首垢面具復未遑卒業耶

答吳幼安同年書

自甲子之秋與兄在長廊會晤歡如平生不意弟得蹇困而兄亦遇明夷旅人且各天一涯不及握手說舊事悵當何如去歲於辟太學所得訊起居酒邊與歎不覺三復一

身作客如張儉之句漫成一律奉寄竟爾沉浮近復以拙刻托之薛使亦未知得達否書問之難且爾況對面耶此行非特遣使又付之無何有之鄉矣一笑一笑新集開卷翩翩逼古但張祿我范睢世間不知有劉備耳

與俞子如書

曩春得閱會錄知足下搏舉不覺呼兒命酒臨風開襟形之小咏今已衰朽不意居無何爲頽風所激明目張膽言人所不能言亦言人所不敢言而乃漫焉俱黜夫司寇觸邪不爲越職少正卯之誅尼父先之矣何罪而黜哉黜則俱矣淸濁涇渭海内自有定論弟初雖不能不爲足下憤

懣然竟乃爲足下擊節耳今時游食四方者曾不識一丁而托名詩章乞書請謁狐媚蠱惑動充囊篋縉紳甘餌不知實勝欲借其游揚特爲折節緣以入朋陽則爲名陰則爲利者在在有之此風一倡士庶罹害不特處士橫議而巳足下以孤力攻之非有天下大識見大力量者疇能然哉日者計枋人抵海上欲買舟奉候而老母在堂不能不以一水爲遙敬遣力申悃

答李儀賓書

高皇帝三尺法明如日星凛若霜雪囑托之禁固儀賓與舉人所當共守者也惟足下不知法又不畏法故不惟白

囑托而又假人之名以囑托惟區區知法又畏法故不惟自不敢囑托而又惡人假已之名以囑托今足下既知過貴於能改不然不有人非將有鬼責矣且足下自應在江右守　郡主墳墓何事撓敗吾吳士風爲也

答史沔陽書

追惟庚午歲杪北征門下橋梓連騎而走亦棣蕚方駕遂獲邂逅於風塵奔走間追就舘舍亡弟病作荷過存者罔間朝夕戚實同之及放榜賢郎君延登走則與亡弟私相賀爲一洗下第之悲則欣又共之矣此後亡弟不延走亦絶意仕進而門下與劇郡蜚聲江漢附賢郎君復自郡理

晋列尚書郎爲都門群僚所左袒彼此便迥然有雲泥之隔然中心藏之夢寐可徵也計門下亦不殊此走嘗以吳習狡譎姸作贗書以干涉公府故仕路相知非先見寄不敢通一字不獨于門下恕也乃辱遺書幣見存拜恵之頃曷勝慚恧開緘三復無異面談走頼餘庇老母年七十有九聰明強健如半百人長兒玄星年十四僅能成篇次兒玄宿八歲日可誦数十行皆習禮經不審異時得厠私淑之末否知門下素懷通家之愛敢及之至乃瑤篇秘旨重封枉寄非敢請也願所願也文選之纂聊寄窮愁顧荷許可幸甚幸甚少别数年會面無由臨書依依

再答馮咸甫書

自曩夕與傅明府席奉陪談笑於亡弟園中此後更未嘗與明府相聞惟閉門支枕安貧寄傲且不知世間有明府又安能知其微擢耶邇來祖餞賦咏雖相知者亦復寥寥矧而交貴游乎左右欲投瓊不妨自致之也尊君起居勝常計不久東山左右豹養既久鵬騫不遙橋梓相輝晝繡色養世間男兒事任左右爲之當令野人生色佇望佇望

答徐茂吳司理書

名賢返桑梓兄爲照閉幾未及從父老奉牛酒勞從者迨惠臨後乃作燕賀病夫懶態知不可宥顧辱不譴錫以精

貺寵以品題感戢何如所乞壽言四五日後當躬候叩領
雖王仲立索然亦知能事不受相迫促也

答俞子如書

足下言足下所不必言實言人所不能言然不獨洗刷朝
班亦大有功於名教第當路以避嫌故處分殊失涇渭而
奸黨雲布邪說混淆尚有可爲寒心者向特遣一力奉候
而從者尚未抵海上僅僅得尊君報言令人三復少陵夜
深波浪濶之句適拜來翰知已遂承顏不覺焚香扣齒仲
夏出游萬勿爽處期

答王孝廉世廉書

久不得佳問無任懸懷接手教大欣慰且辱以瑤序為殘編輝感戢感戢僕初謂掇觚染翰不必取重於一時千載之後自有定論今足下愛忘其陋曲加許可則世間定論可無俟千載矣即當付之梓人以永其傳耳侑享之說誠萬古確論僕曩亦有感時事謬作一議雖不敢謂智謀之士所見畧同然亦多不詭尊旨至　太廟之說尤是一大斷案異日以拙議決未當借重以為硬證如何如何僕毋老子幼不能以不肖軀為國家効犬馬之誠淸朝罪人足下頻年公車亦是士人分內事而毋過吳門不一相聞豈以迹異異僕耶考之易傳則或出或處不嫌同心質之古

人則益壯益堅乃稱烈士足下可以自信矣獨不能信僕哉秋杪冬初把臂是禱

復王流昌太史書

飢渴歷時無緣咨覿兹一教至輙爲馳神淸節如門下郎不遠千里遣使下存褎欖之賚亦既艱之矣矧損此大惠重以珍圖令人承之以厚顏殆非毫楮所能布謝也猥辱不鄙蒙昧俯示報慶新編且責以品評走何人斯而堪此然不敢不罄其愚譬則坐井觀天而爲蠡窺布游儀耳

寄詹汝欽叅岳書

經歲不相聞追思曩歡晤猶似昨日計當同之也當路薦

賢知東山不能留安石然猶與仙丹道吳復得攀戀及得
蔣都閫書則知使節已臨江右矣人生會面豈易得哉情
性二生邂來何似音調減疇昔否蔣儒將其人恂恂當受
知門下應不以常調目之近編髮占類考刻成奉寄博笑

答蔣都閫書

經年不接高論雖若睽違然門下聲蜚江表流播鄉閭桑
梓野拙亦獲耳熱未殊面對也乃勞飛書損貺媿何以承
蔡黍岳抗節任氣負海內重望為其相知者每憂其不為
時所容今既以薦出得與門下同寅便是得一侯無可韋
絃之益端有望焉

答戚少保書

僕自自廢以來以衣褐弊陋不解作時態故不樂接對搢紳至若門下則欣欣願為執鞭者豈在踰垣鑿坯例哉手教至益感不遺月杪當携一壺一榼追陪於公瑕山庄不敢虛雅意也

答顧道行憲副書

猥辱命製春帖率爾不足揄揚盛美計惟　高皇賜陶學士者或稱情足下第不敢以拙書僭登耳一笑一笑許惠瑤篇不勝加手於額俾家徒四壁者與瓊林大盈頡頏在茲幸留意焉

與趙郡理書

屢辱騶從下扣蓽門淸論光心英辨溢目所謂一面交歡便成平生忽忽經年于此矣下走素慕范伯孫名諱未嘗達于官曹故凡當路交知不敢輕發一鄙近乃爲一巳賴造下走贋書上干本郡朱太尊幸而發覺得白心跡及公瑕之徽又聞此輩仍以贋名贋書瀆龍公祖歸而見語不覺支髮恐未免亦有假托以希挽明法者雖高明必不爲所惑而爲下走累者不淺茲因門人入試之便附申記室幸介意焉

序

刪正琵琶記序

琵琶一記膾炙萬口傳自勝國蔚爲詞宗敷揚綺麗語語傳神描寫酸楚言言次骨故能令德色于擾鋤者發愛日之誠俾貽譏于塵尾若慕小星之義白雲在望羈旅興懷于異鄉黔首協和里閈還淳于同井誠感發人心之一機而裨益風教之要物也顧相沿既久翻本轉多貌肖者病于豕亥響鈎者錯于庚青添蛇之足混石于瑜續貂之尾亂雅以鄭效顰笑于西子學步武于東嘉人罕問奇市惟炙木古調榛荊賞音寂寞日復一日訛以傳訛不有正之將其有極大梁儒俠醉心引商武林仙尉留神和郢蔚門

傾盖等三笑于同聲茂死班荆嘗入音于合志遇公瑾嘗推其顧曲在尼父必反其善歌乃援帙嗟吁遂櫜編忝伍片言期于復古隻字必于宜今考辭正言匪傾俗耳刪科襲諱猶捧衆腹捺移易之本旨務得兎而忘蹄略宮商之故步惡刻舟而求劍緩急協度繁簡適中還面目于本來通聲音于政理厥意微矣厥功茂矣若乃命名本于王四牛姓儁夫不花蔓菸之徵交花之瑞則事或傳于稗家語或得于途說所當存而不論論而不議者也

論

李璀論

以一身膺變故于君臣父子之閒而不失其正者李璀而已璀懷光子也方懷光解奉天之圍璀已官監察御史矣一旦咸陽之幸方始雲夢之疑遂成使棄君而從父則不忠讐父而狥國則不孝古今之不幸孰有甚于璀者天倫之大變孰有甚于璀者有見諒之君而九重親于一堂有不可諭之父而膝下遠于萬里其始也以懷光之功而為盧杞所譖是君負其臣也璀能憂父之憂而不能以其不平者鳴之于君其既也恣懷光之兇敢與朱泚通謀是臣負其君也璀能分父之過而不能以其不可諭者挽之于父說者謂瞽叟殺人在舜以為難矣然瞽叟可竊而懷光

之勢非可竊謦叟可逃而懷光之罪不可逃苟非審經權
酌輕重校可否協時中者未有能得其正而不過者也璀
則謂待死非所以幹蠱也而捧命以諭父謂掩罪非所以
明忠也而直辭以報君謂偷生非所以彰節也而殞身以
見志不能伸罔極之報于逆父之前而能辨吉凶之機于
憂虞之日不能著回天之績于明主之側而能明順逆之
理于危疑之際君欲肆赦則必達其情于父父雖見留又
必反其命于君摧心殲縫抆淚往返迨夫君親之隙巳成
忠孝之塗巳絶則齎志于重泉飲恨于黄壤不得幾諫于
三驅宥罪之辰而不難絶吭于一蹶授首之日其生也與

父俱生而不與父同其謀非求生而進言也其死也與父俱死而甘與父同其罰非賣父以求生也孰謂有臣如懷光而能有子如璀哉或云璀以身徇父死可也乃必盡殺其弟而後自殺是自絶其父之後也可謂孝乎不知叛逆之罪本當族滅璀之殺弟天之降殃也於璀何與焉作史者惡懷光遂畧璀之事而附于懷光之傳雖所以昭法戒而非所以勸忠孝也愚謂懷光傳後當書于璀別有傳而璀當獨爲立傳其義始得

議

先師廟祀議

夫禮莫大于祭而祭必有義苟義有弗協則禮有弗稱矣
孔子廟祀之典　皇祖於大學已易像爲木主而丘文莊
林蘇州之見亦不約而同至嘉靖初年則又易王以師而
各學皆易像以主蓋以大君有不世之資大臣遭不世之
遇故更新于一時者足以垂範于後世也第其間尚有當
更定而未暇者敢僭列之庶議禮而擇蒭蕘者不無取焉
嘗考魯論德行言語之科非槩及門而論之自從陳蔡者
而爲言耳不然何獨遺于一貫之參乎乃祀典遂據此而
列爲十哲加以四配仍以顏路曾晳孔鯉祀之啟聖之祠
彼從游之士路與晳最久而鯉爲聖嗣則過庭之順亦有

詩禮之訓顧皆不得日侍夫子之側是子越父而升于大成之殿父避子而退居啓聖之祠受義方之訓者不存而絕武者在列親于其身而承面命者或有所遺而子孫之弟子顧裒然位于前賢之上于義協乎于禮稱乎司馬氏作世家紀孔子在當時從游者三千人而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是高第雖止于七十二而三千亦皆弟子也未聞孔子獨以七十二人爲弟子而其餘則皆揮之門墻之外也今所祀止于七十二人則大道爲公有教無類者殆不若是恝矣後世有從祀之典躋異代之賢于從聖之域是合啓聞之列而求私淑之徒使及門者不得從祀從祀者

未嘗及門矣今有人迎尊賓者供帳具必先白曰座有其有其然後賓乃赴苟尊賓已入座而素未識面之人源源而來則賓必以爲瀆矣從祀之典將以崇後賢而適以瀆先聖遂于行禮之地爲聚訟之門今日進楊雄明日黜楊雄今日進安石明日黜安石雖黃于尸祝之頃臧否于俎豆之間可以爲禮乎必欲以從祀爲當則吾恐道德功業恒相須者也則凡立德立言立功皆非有詭于聖人之道者也乃後世之所取從祀者必以講學必以翼經而事功名節畧焉然則天下有不言而躬行者聖人之所謂君子也不無遺乎彼爲子孝爲臣忠或以功烈著或以節義顯

史家之所紀載有不可枚舉者使其生于孔子之前未必不與泰伯夷齊並論使其生于孔子之時未必不與由求赤賜比肩獨以其無講學翼經之功而盡舍之可乎因其不可舍而盡舉之使從祀日亦不足矣愚意七十二人皆當列于殿而顏路曾晳孔鯉仍躋而與焉兩廡則槩設以孔門弟子虛主以當三千之位而兩廡之下二門之內東西向設二小殿以分祀子思孟子其後世從祀者另于所産之鄉或所寓之地特建專祠酌以時祭使食其講道翼經之報不必從祀而後爲尊崇也方今紛紛請從祀以爲國家之盛典在是愚謂措是以爲粉飾太平之具則可果

欲肇成盛典則不當汲汲于從祀而當汲汲于定祀不當以從祀爲尊後賢而當以定祀爲尊先聖固不必以後賢而從先聖亦不必以今人而議昔賢也罪我知我惟高明者裁之王世康以爲代代進進不已兩廡將不能容今太廟 太祖 成祖配享亦皆一時功臣未嘗以後臣參前臣之列而孔庭乃以後賢參入前賢殆逆祀也斯論蓋不能不謂確也

傳

王孝子報讐傳

孝子諱世名婺武義人也年十七時父良爲族姪俊以爭

屋毆死孝子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佯聽其輸田議和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俟有所餽亦佯受之雖錙銖罔有不計值封識者私繪父像自像帶劍侍置密室朝夕泣拜睹一刃銘之報讎字母妻不知也服闋遊邑庠不專業舉子業惟手書忠孝格言一編佩之已而生子甫數月撫之謂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母妻亦不知所謂也一日俟飲于其隣醉歸孝子乃迎而捽其所讎刃立碎其首以報讎故號于衆歸以白其母遂出其向所封識粗價餽值及宿揣首狀赴邑請死實萬曆九年正月也去父死之日六年于茲矣邑陳令驗所封識訪之士民知報父讎是實乃

曰此孝子也不可令對獄卒別館之上其事當道當道委
金華汪令汪訊之孝子曰復何言吾事畢矣只欠一死汪
曰檢若父屍有傷子未應得死孝子曰吾忍痛六年始發
者爲何不忍殘父屍也以吾命抵讐命奚檢爲遂具呈懇
乞放歸故里拜父辭母撫子囑妻絕吭柩前獻屍臺下汪
憐之遂移文請于郡言世名宿抱父冤潛懷壯志強顏與
讐同室矢志終不共天封貫和之背不遺錙銖鑄報讐之
刀懸之繪像就理恐殘父尸卽死處絕親嗣歲序屢遷剛
腸愈烈及甫生男一歲謂可從父九原遂挺刀手讐人甘
投身于法吏驗父若果有傷擅殺應從末減但世名誓不

毀父屍以生惟求卽父柩而死一檢則世名且自盡是世
名不檢固死檢亦死也捐生慷慨旣難卒保其身而就義
從容是宜由成其志合無放歸故里聽其自裁當道可其
議孝子遂得歸歸之日汪嘱之曰子行吾且來子母卽死
吾終不惜爾父旣朽之骨而不以全爾孝子仍以死自誓
誓不欲檢汪喟然曰浮生有涯令名無巳孝子正色曰豈
謂名哉迴圀當如是其母迎而泣之孝子曰身固父之遺
也以父之遺爲父死雖離母得從父矣復何憾謂妻曰善
事若姑善撫若子餘無言見武義陳令陳仍舘之前舘嘱
守者曰無令孝子死迨汪至武義邑人迎而直孝子者千

人汪遂令舁其父棺至孝子聞之大號遂以頭觸地守者持之不得死明日邑諸生冀而見汪孝子望見父棺即以頭觸堦石血噴如雨地爲之赤諸生相持大號陳汪二令亦不忍視爲之泣數行下諸生請從孝子志汪乃命舁其父棺去遺文而予之孝子少甦即求至灘視父棺爲一再慟從弟扶棺登舟久之乃返問汪所在曰去矣讀所遺文曰汪君知我哉陳令又欲白于上免檢其父以存孝子孝子曰此非法也非法無君何以生爲遂不食而死死之日雲霧昏慘烈風迅雷大雨如注迎屍歸始開霽禍遠近奔哭者載道嗟乎殺人者死律也人命是虛行則是實亦律

也彼買和契賍具在可以坐倰殺良之罪可以免世名抵命之條何必檢厥父屍以傷孝子心哉豈當事諸賢急於全孝子反亂其方寸而慮不及此哉抑天意不憫孝子一死以遂其志以教民孝也夫桓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人有殺夏侯惇師者惇殺之以報讎而卒免于罪報師讎且爾況報父讎乎故徐元慶之復父讎而自囚詣官也識者以陳子昂之議爲非而以柳宗元之駁爲是良有以也且孝子身抱父痛日接父讎含忍六年而圭角不露是荆軻之不能忍于易水留侯之不能忍于博浪孝子能忍之其知足多也至手刃父讎視死如歸雖聶政死韓程嬰死

趙何以加此可不謂勇乎而又不欲以一死易三尺法免令當官守法雖愛國奉公之祭遵亦不過加此蓋孝而能忠矣使其不死而登之清朝必能運籌必能折檻必能死綏必能飡氊必能爲鐵方伯爲臬中丞爲于肅愍豈獨一郡一邑之所表見已哉予不惜孝子之死而惜諸賢不得盡其生孝子之心是爲之立傳

說

染鬚鬢說

嘗聞周人愛老未愛少也漢人有云先帝好老陛下愛少則老少之好相爲低昂亦未嘗專好少也唐人謂其人雖

老然宰相才語意似以老爲嫌然未甞以老而棄其才也何令時尊重年少大察之日有年老之倸遂使染鬚髩一事賢士大夫所不免夫塗朱抹粉爲優人狀鄉里稍自好者所不肯爲至染鬚髩何以異于塗朱抹粉而賢士大夫甘爲之而不以爲恥哉良由時之所惡在老不問賢否而老卽黜故不必錮祿位者惴然懼卽有志用世者亦恐其以老見棄不得盡展其才故雖染鬚髩之事亦恬然爲之然則此風之倡由上之不好老致之也噫安得上之人有載磻溪下之人有載東阿者而與之語此

贊

呂祠部調甫畫像贊

此祠部葵陽呂長公像也粹乎眉宇偉乎冠裳鳳毛麟趾玉質金相承顏則樂志名園戀闕則葵心向陽揮麈談天邈王謝之羣彥操觚染翰采晉魏之餘芳精鑑遠紹乎佩刀素儉上成乎書囊游仙不假乎鶴駕縋武可藉乎鷹揚寄賞窮羅壁之池館探奇窺祕圖之襲藏豈舜封之毓靈俾姜娃之日昌

周考叔像贊

斯像也匪曼倩兮而有編貝之齒匪伏波兮而有如畫之眉顧知其爲青雲之器而非山澤之臞翩然鶴立向九皐

以長鳴軒然鳳舉翔千仞而來儀非吾玉潤其孰能與於
斯

梧鳳圖贊

朝陽生梧高岡鳴鳳臺成蕭史卜協歆仲

汪元蠡像贊

爾貌則雄吾占乎其中爾才則充胡占乎其窮吁嗟乎其
逢豈天將豐爾後兮而嗇乎其躬

馮躬甫像贊

世其業則醫起其家則儒殆率由乎孔孟而傍通乎軒岐
即其心存乎保赤而知其將澤暨乎群黎儼乎其儀其大

馮之謂歟

謝明卿像贊

脫爾邊幅朗爾眉目棄庭贇校大觀輦轂踐遠遊之文履厭拘攣之法服任俠慕乎原涉憶中慚乎端木風流則祭征虜之雅歌蘊藉則周公瑾之顧曲蓋無俟乎佩紫羅囊而知其爲康樂之族

姚公理像贊

覩爾目睚傲而白而鑒古則有獲覩爾唇不塗而赤而談天則專席點筆則絹素之江山掃門則公卿之賓客是無忝于鄴博之籍是曰予之莫逆

孔太學顧之像贊

產南都胄東曾開襟度秀眉宇遊夏笈坐揮麈冠四門友千古經笥邊好事褚詠鸕鵜賦鸚鵡公瑾曲正平鼓對壺尊忘爾汝宜清班登紫府勤令德篤永祐

沈于俊對鏡寫真贊

貌人易似貌巳難工惟伊哲士斯克兼通運造化于毫末肖丰神於鏡中分之則二合之則一優孟登場崔徽入室其斯以爲携李之挺秀蘇松之重客也歟

銘

顧尉水磨榻銘

延客則下南州之徐孺危坐則棗遼海之管寧誰其作之其野王氏之盦馨

湘竹廚銘

語架則娥美于鄴侯言笥則比迹于孝先一闔則宛乎二妃之玉筋一闢則煥乎萬卷之牙籤

斑竹香几銘

昔以烏皮今以斑竹隱之而臥則夢瀟湘之雲烟凭之而坐則醉水沉之芬馥

瓶研銘

昔以守口今以墨守

拙逸翁雙芝杖銘

爾守則拙爾心則逸採五芝于玄澗則遺其三取三秀于玉殿則舍其一

竹杖銘

顥爾晚節既堅且潔扶危持顛永保明哲

杖銘

携手同行與子偕老我銘于斯祈君壽考

白毫筆銘

體則白用則黑毋謂管氏器小是垂功名于竹帛

韓徐二侍讀斗研銘

研則斗石則端雲捧日坤承乾侍紫闥陪金鑾疇其庸之
其廟堂之一　韓
端其質斗其製雲乃華日始麗龍章代麟史繼業千秋功
百世疇其庸之其廟堂之徐稱
陳季迪少廣堂銘
堂不數仞地不敗闌椿萱瑤草衣水玉液承二親之歡顏
即十洲之秘宅胡然而親胡然而仙是永爾年請質之逍
遙之篇
碑
重修義勇武安王廟碑

杜史莆田朱侯以著聲臺中推與劇郡自兗而轉之蘇也
展務畢舉百靈咸綏民受其福矣一日過王是廟廟多傾
圮若將鼎新而緒罔就乃召司廟者訊之則曰廟創自勝
國歷年二百而遙僅僅于弘治壬戌一修今又歷八十年
而遙始謀所以重修者先是有少參徐君施之金而未竟
厥需故工弗果竟侯則為之慨然既而捐祿助之於是吳
之民聞侯之有是舉也莫不欣欣然景附樂輸財用是儆
工用是鳩榮榱飭丹雘衛不崇朝而廟用一新焉予惟王
之忠勇義烈何所不宜祀然廟之設必有攸自若廟解良
則以王故蒲産也廟桃園則以王與昭烈所起義處也廟

荆州則以王墓所在也茲廟于吳者中臥龍之街而西向者何蓋郡城在群山之東而崒嵂諸峯聳其右則堪輿家所畏白虎入城者也故曩昔經營斯城者幽則建城隍神廟于街之西而攝之以社稷之靈明則建察院于街之東而威之以激揚之重然猶皆南向也惟王之廟則西向而直當其衝以為郡城鎮自郡城有是廟而民之奠厥攸居者于是焉賴故凡遊覽禳災覡青祝延者莫不蘭蒸椒漿奔走于王之廟有禱必酬有卜必啓是王之靈固不獨以是廟而顯而郡之所以庇于王者則惟廟是賴也然則鼎新之役其有大造于吳之民者豈曰渺小乎哉而侯于是

役也能不以斯民故捐助哉王生前爵亭侯而此云王者從宋代所推崇也辭曰

烜赫雲長矢心炎嗣鴻毛厥生泰山其義既顯者畧未酬者志英風千載崇祀百世桂後惠文來守茲土歆神錫祉陟廟興憮損俸養廉鼎新祠宇跨此臥龍鎮厥白虎欣欣蒸庶罔不子來雲騰財力風掃氛埃神祐薦臻鬼趨庭槐舊觀復還重門洞開號崇武安封實漢壽功雖未竟名則不朽爾徵牲牢言潔俎豆斷石勒銘爰示厥後

墓志銘

羅明府元配錢夫人墓志銘

萬曆辛巳十一月十二日羅明府元配錢夫人卒越二年明府將舉夫人柩葬之吳縣光福里騎龍山之新阡乃手自為狀屬予志其幽宮曰應兆先室人之相予也有年應兆之蒙祔于先室人也有年予文足以傳信其為予志之以紓予哀予曰唯唯方明府之未第也予二三子與明府締社為經生言明府故食貧能不為治生歧厥志其文日益精進且其供饌視諸家倍豐旨故知明府有賢內助云夫人姓錢氏世為金閶望族父楨母韓氏夫人八歲喪父三幼弟呱呱而泣母煢煢以居夫人仰事俯恤一如成人則既嶷然殊矣及笄德充于容行淳于言柔而高朗和而

嚴恪女工剪制之事中饋烹飪之節咸不習而能錢母知其宜偶君子也乃爲愼擇所歸然又不忍令其去已思得英彦而壻之久之未有以當也是時明府方游吳邑庠聲稱籍甚而以遭倭夷之變家日益落無高貲以姻巨族又倚其才好爲氣于朋儕中無所下不屑與庸衆人爲姻婭用是弱冠未婚錢母聞之喜曰是吾所願壻也于是禮請而賓之明府乃受夫人於錢氏之廟夫人時年甫十五既婚謁錢母母曰其人氣高難事兒當善事之然兒得所歸矣且其人將高吾門自是凡家所需一不以溷明府俾得精專其業及明府擢其尊君之戚大事人僉曰是非備夫人則又

脫簪珥佐之曰無以無財儉親使拱日抱風樹悲也其不敢以贅壻故外夫家也如此久之諸弟畢婚夫人乃曰事吾母有人矣吾其從夫乎乃與明府徙而即家家四壁立宴如也戊子明府領鄉薦二族之內外及其里閈之人皆以爲夫人贊助淬礪之力居多焉既而明府五上春官未獲一第倦游而歸時復咄咄夫人唁之曰功名未必盡由命殆有遺力耳磨鐵鑄研義有可尋子盍勉之哉癸酉冬再從計偕非上夫人送之曰茲行也計不空返然毋對大廷明府詢其故曰子任性直行不能桃人眉睫恐不免宦拙明府笑而頷之甲戌明府果登第解褐令南海南海故

繁劇縣縣多顯族明府精飭吏治一無所假借用是課最而謗亦起銓司憐其才改令松陽至松陽其治一如治南海曰吾直道而事人也竟以殿當左遷乃飄然税駕一如夫人所規云夫人其明達婦人哉他如節璣穀之飾而延師以訓子譏臧獲之詐而摘伏以出金其智畧又有出于男子之上者宜其膺綸封享遐籙而未沾一命莫逮下壽何哉豈天固豐其才而嗇其數顯其畧而晦其身耶抑其勞力于内政疲神于心計而于延生永年之道未之聞也夫人生于嘉靖乙未至其卒之日享年僅得四十有七生三丈夫子世英娶安氏為僉憲公孫女世達娶金氏世英

世達皆國子生世芳聘管氏爲僉憲公次女女三人長適徐天裕次適顧其行郎儀封令長子次許守濂某郎撫州守仲子孫二人某聘劉氏憲副公孫女也餘尚幼夫人家世不逾齊民既得配君子所舉子女又皆與名公卿聯姻天意殆以是報夫人哉亦可以自慰于泉壤矣銘曰

柔貞若人内政埋幽光夙沉歲在巳宅卜巖阿兆靈趾寘珉於隧勒厥美騎龍之原樹齊蒼窀穸既封靈斯藏翠微紫氣過愈揚子孫百祀永吉昌

墓表

迪功郎陸公墓表

萬曆十二年某月日太學生陸君伯元舉厥考迪公郎柩葬于江寧夏家山之陽先是太學請侍御丁君列其狀比部表君志之而銘其幽宮矣猶惴惴焉以先德弗耀是懼而授簡于予予惟文如成公子安尚以貧賤故不為人所重顧予何人斯而敢任此令悯括二君之辭庶幾可借以為重且予未任典謁即識公於先君座上誼有不容辭乃為之表焉公諱言字子聲其先自漢豫章守烈為吳令因占籍為吳人在宋有千八公者仕至翰林承旨其孫華登進士第入元被徵不屈杜門抗志世有名德至南樓公壯娶王孺人是生公公生而岐嶷長爲郡博弟子負則受知

于督學御史閩人公已而遊成均則受知于大司成冀公
然公故数奇試輙閣輙不利乃攬鏡搔頭顧歎曰士不遇
將卑老無以自見遂已乎于是則投牒詣選銓曹得檢楚
臬法非其好也至則有憲副鄒公攝臬篆見公趨謁詞氣
非庸衆人乃試以巨獄数條令覆案公立爲剖决多傅古
義鄒公賢之爲游揚其聲故上官多以盤錯寄公若攝黄
陂攝江夏攝漢陽檄不一下皆無逋事乃其搜匿賦而奸
民白凱抵法曠詐僞而大盗劉三伏辜平反重讞而彭鳳
等獲雪其宼周賑民隱而毛鳳岐獲全其夫婦皆班班可
紀他若理塩法榷丹稅稽庫藏督京楮辯閩粱楚關群僚

讓能焉其尤大彰明較著者則在　景王之國　景靈還京之際當是時豪猾狐假虎巨璫鼠憑社雲合霧集熛王風起非兼王土則漁分民非嚇守令則虐驛傳承事者柔則撓法剛則賈禍公不交睫不解衣不詭隨不激抗和巽于外執持于內卒之上無忤下無耗盖王尊之勇王吉之諷並用之矣夫公僅僅一幕僚其展布乃如此第令綴巍科登要路其所策名者當何如哉公方自謂身當奉職顯節官下俾持衡者知貲郎中未嘗無人無何而唐藩之命下矣公度閑散無可為建功即上疏乞休得進階得劄以歸歸而視伯元于南雍愛秣陵江山之秀遂卜居焉俾他日

謂占籍秣陵自公始亦猶今日謂占籍吳自豫章守始也
公扶櫬喪母而哀繇毀其身事繼母沈氏無異所生沈亦
忘其非已出也居嘗催劫質盜持公父急公跣而出請代
盜而釋之又友愛諸弟無所假飾然則公豈獨能其官哉
殆孝友人也初公謁選京師與同鄉毛光祿遊一日貰古
研于毛期以歸而償其值及公歸則毛以旅櫬先矣公赴
弔因以研值償厥子子謝不知也以問厥母母亦不知也
辭不敢受公勃然曰吾豈忍以光祿之死而死之哉置值
几筵拜而出賓客相與歎光祿之得友而公亦以此益馳
義聲于吳下公顧名自儆以慎餘名察而實不可掩者類

如此傳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其公之謂歟公卒于萬曆辛巳七月十四日距其生正德巳巳九月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二配袁氏出儒門有婦德子一卽伯元娶方繼王女一適丁侍御元復卽所爲公列狀者也孫男四登之應天府學生珊之賓之升之辭曰

秉和粹成懿令內行脩外表正試弗售安乃命品則徵顯厥政理棼劇馴強横翕金昆擇玉倩貽孫謀翼子姓吉土卜佳成窆金可刋石可磨過者式咸起敬

誄

王太恭人誄

太恭人爲信陽故廣威將軍王公元配今太史公母寔故
光祿丞表公允女也太恭人新膳厥儷以援拯其顛溺殂
豆厥嗣以昌大其門閭孀風母道殆兼之矣癸未之歲太
史以使車便道歸省獲承太恭人歡又太史之子以祖爵
試大司馬升諸材官立功遼左度乃世封方侈餘慶進百
歲觴乃太恭人以是歲之十一月二十九日棄太史輩逝
太史抱賓庇之大痛懷陟屺之深感手自爲狀狀太恭人
懿德哲行殊悉讀斯狀者靡不津津泣數行下于是據狀
徵德用紓蒙竅表之素旗爰俟彤管遂作誄曰
惟濟平原肇甚厥王一遷大寧再宅信陽伊祖伊曾茂烈

孔揚廣威挺生爲邦家光顯允光祿篤生淑姿望并來歸
孟桓是師室號賢女家稱令妻主饋惟吉鼓瑟攸宜廣威
遭訐部司反側引繩批根斵善剔直身繫圜墻宛成羅織
煢煢恭人謀拯厥天夙夜營拯替珥悉捐內外咸控疇能
我憐八斗既畢三木始蠲餘力不遺存此堂構黠鼠再惟
懸磬同守投牒未申閔凶茲遘昭誣雪畀爰責我後伊後
克遵矢心籲天幹知非蠱盖識無愆恭人色喜吾事已全
人曰子孝吾曰母賢健者使君弱冠赴赴校藝莫先臨敵
恐後繩武有加詎惟湔垢功懋文孫澤綠大母難老當錫
上壽𢌿躋仲冬之晦貞寬去悼幽蘭萎萼寶婺藏輝靈爽

曷之淨土焉依嗚呼哀哉鵩鳥不鳴烏獨哀仙眞盡落蔎
英偕降青女于北陸慟孝子于南陔風振條兮木不寧水
益壯兮臥難開口有澤兮徒存髮既斷兮成灰嗚呼哀哉
龍輀駕兮將升鸞書徵兮不返豈九原兮可樂去二難兮
日遠念終天兮啜粥憔減性兮加飯努毋辭兮吳斂當殣
露兮楚挽嗚呼哀哉

祭文

祭封君張少師文 代

於穆少師挺生晉冑蒲坂孕靈中條毓秀邁志箕潁卷跡
囂塵儷需偕隱交投逸倫文成五色公藝百字訏然讓知

魯連推義堯世遺賢舜鄉逸民五桂踰竇八龍減荀爲生
衡蘅式光帝賚功推由豫道隆交泰潤澤萬國挹波求源
覆庇群工仰華知根寔惟丕德膺錫難老羽儀天衢蟬蛻
塵表遐祉未艾絲綸有加倖徵紫氣儷嬿黃麻嶙嶙孫枝
森森青紫羅拜膝前頷之而已冠則遠遊杖則靈壽軒蓋
雲集冠裳川走稱觴致祈少亦百年仙籍既賓災星在天
邦失典刑頹山萎哲家借碩輔斬爲衰絰至情罔奪求忠
於孝克孝克忠義方之教賻典洊申宣茲鼎臣分山瘞玉
開閣圖麟瑨璵却斂玉帛榮襯禮用上公護屬禁近華表
弔鶴豐碑鐫龍紀漢三老銘泰五松其仰止山斗沐浴江

海桃李廁門對非蒙采闡訃與倬執紼莫由瞻訓神馳感
化涕流拜緘炙絮用歆蘋藻藐兹誠素陳辭敢告

跋

恭跋

御書清白傳家四字

昔蒼頡作書而天雨粟伏羲畫卦而河出圖信人文之柄
非作之君者其疇宰之哉此　御書清白傳家四字乃以
賜凌金吾玄德者金吾早肩科第才而以大司馬任列官
禁近意離明攸矚知能世其家聲非偶爾餙寵也臣雖伏
海隅不得効忠筆諫之末焚香瞻閱無任欣幸

爲張茂賢跋陳道復詩畫卷

白陽先生諱淳字道復晚以字行其經生言師衡山文先生若無聲詩則毋以青藍寒水自任人之尚先生亦不下衡山云此幅點染秀潤絶類勝國高手蓋其少年筆也其辭翰則末歲作亦自率真張君茂賢能外繩其武乃以此圖此詩合而成卷後之證黃鶴於松雪者其在茲夫

題王太史遊二姑山記

麻姑之會王方平於蔡經家也事涉奇幻宜存而弗論可已曾公正人也乃因仙壇作記述之甚悉者何夫史可傳信亦可傳疑要在不溺焉耳卒之曾公以耆齡高位全節

令終未聞有飛昇蛇蛻之舉其不溺可知也然遂令此山以仙得名則所藉于此記者非尠小矣王太史胤昌以使事之便閱幽南城固非遊方之外者乃應接會心標之藻翰而又拈出從姑之勝俾其名與麻姑俱顯是從姑之得太史猶麻姑之得曾公也始太史未遊二記未出從姑與一丘一壑安能自異哉得此遊此記而令好事者知有麻姑山又知有從姑山人士之遇否信亦有如此因以知太史與時握銓衡居台輔必能為　國家明揚側陋光羲六貫丘園而遯世逃名之士亦必有蒙從姑之知者豈獨令二記與曾公後先相輝哉記杪問答真贋等語與上林羽

猶意同其不爲所溺益可見今海內逐逐慕仙子恐不知太史者亦疑其欲追周穆之駿陟祖龍之橋踐漢武之大人跡故爲表而出之使讀斯記者知太史云

題孫叔達西湖畫卷後

予早歲嘗一遊西湖僅僅得其什之一迄今三十餘年追想其勝惟百之一矣乃覩叔達所貌西湖怳還舊觀非能爲山川傳神者何以至此昔蘇長公謂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兩相宜人以爲善名狀孰謂此無聲詩讓有聲之畫哉

題孫叔達爲吳水部圖西湖冊後

西湖之勝甲江左有慕而不得至者有至而不得遊者有遊而不及圖者吳使君旣以奉　勑視浙南關榷事得至其地又得以公餘時一遊即遊有未遍又得善繪事如叔達者為之圖不啻神遊臥遊而已叔達嘗遊太史文先生門得其衣鉢使君為圖博先生象賢又今所推風流儒雅者故樂為之題使君方駸駸嚮用則宦遊所閱歷當不止此所至未必勝如西湖即有勝未必得從容以遊遊未必得圖其勝圖未必有善繪事如叔達者要之此帙不獨為之發軔也

陳淳父三絕卷跋

予生也晚不及見陳淳父先生然每於圖翰間想見其風流蘊藉云此雲山小幅入海岳室可稱逼真楷法師心兼具河南北海面目所書浩然諸詩則又其素所愛慕摹擬者也題曰三絕豈阿私淳父哉

祝文二公書卷跋

祝京兆超逸絕羣然小德出入文內翰出規入矩細行必矜故二公之書頗類其為人然京兆好訾內翰而內翰則極推京兆在後世具眼者未必肯低文而昂祝也

文太史書阿房宮賦跋

阿房宮一賦是以曹劉藻思運班馬史筆故不獨蘇長公

喜讀之而文太史亦喜書之此卷爲嘉靖甲寅所書蓋三十餘年於此矣家弟珍襲未嘗輕以示人乙酉九日在文起堂展閱遂記歲月於左

書唐伯虎詩後語

此唐伯虎先生作也近時立門戶者本無真識好訾毁往哲以自賢其視此作將不啻敝蓰予獨愛其真率曠達可爲南華衙官東籬别駕特爲書一過并識所感云

題顧學憲道行海岱吟

嘗有感於莊舄越聲鍾儀楚音而知國風之區别有以也顧近代矜名比響家兆郡而戶濟南不肯緩頰吳歈而必

欲卷舌齊語是遵何道哉道行不敗故步自臻邯鄲其邁往不屑之韻不獨於詩可槩也已茲編也命曰海岱紀所歷也夫道行世愷之之伎乃不於丹青圖勝而於吟咏紀遊且讀之洋洋亦有無俟丹青而令人若持杖屨從遊其間者其視美西施而學顰眉蘋有道而折巾角者奚啻百尺樓上下也鄭德平燕人也能愛而登之梓豈獨不詭隨詩嗜哉其猶國風之採也夫

處實堂續集卷之二 終